史記

卷五十之六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3)	
函號	別 10	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史記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漢　太　史　令　　龍　門　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參　軍　河　東　裴　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内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正義曰年表云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索隱曰應劭云丘姓也孟康云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今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嫂厭叔叔與

淺草文庫

客來嫂詳爲羹盡櫟釜索隱曰櫟音歷謂以杓歷釜旁使爲聲漢書作轑音勞賓
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
祖爲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高祖
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
爲羹頡侯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爲關內侯。索隱曰
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櫟釜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嬀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按高祖取其山名
爲侯號者怨故也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爲代王其年罷卒
諡頃王有子曰濞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爲
楚王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云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也即位二十三年
卒子夷王郢立索隱曰漢書名郢客也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

戊立二十年冬坐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索隱曰漢書云
私姦服舍中姚察云姦於服舍非少宮中又按象誥服虔云私姦宮中人以罪重故至削郡也春戊與
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
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
南七十里即梁棘壁至昌邑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有梁丘故城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也
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
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
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其父曰仲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
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
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爲漢宗正乃拜

禮爲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爲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爲彭城郡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謚節三子延壽立十九年死○索隱曰太史公唯記王純爲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褚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正義曰年表云都邯鄲名友謚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爲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爲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間郡爲河間王以爲文王正義曰河間今瀛州也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鼂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失姓也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正義曰邯鄲洺州縣也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索隱曰漢書申公名培王戊胥靡之趙任防與先生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豈有篡殺之謀爲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

漢封同姓　楚有令名　旣滅韓信
王失彭城　穆生致醴　韋孟作程
王戊棄德　與吳連兵　太后命禮
爲楚罪輕　文襄繼立　世挺才英
如何趙遂　代殞厥聲　興亡之兆
所任宜明

史記卷五十終

史記卷五十一　　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漢　太　史　令　龍　門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荊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漢書賈高帝從父兄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索隱曰即桃林之塞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皋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渡白馬津入楚地（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按賈從此
津南過入楚地也）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
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
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固陵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
十二里）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正義曰今壽州壽春縣是也）還至使人
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
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
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敖之子）共尉已死
以臨江為南郡（正義曰今荊州也）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正義曰今
陳州也）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

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
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荊
王王淮東五十二城（索隱曰表云劉賈都吳又漢書以東陽郡封賈東陽即臨淮故云王
淮東）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正義曰淮以西徐泗濠等州也）
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
南王黥布反東擊荊荊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索隱曰地理志
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為布軍所殺高祖
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荊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索隱曰楚漢春秋田子春說張
卿云劉澤宗家也按言宗家以踈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高帝三年澤為

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爲營陵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北海○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爲與也文穎曰不得與汝相知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騶案如淳曰閹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索隱曰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

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爲長者贊曰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呂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者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推音昌誰反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鄧展曰重難發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封張卿爲建陵侯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

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
尚觖望索隱曰觖音決又音窺睡反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
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
陵侯劉澤爲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
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
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
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爲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詣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爲本與
齊合謀也○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王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
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爲燕齊兩史各言其主立功之迹太史公間疑遂各記之則所謂實錄欲誅諸
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
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
王共立代王爲天子天子乃徙澤爲燕王乃復以琅邪
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爲
敬王傳子嘉爲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
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
肥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索隱曰如淳意以肥如亦臣
名令郢人以告定國也小顏以爲定國欲有所誅殺斷臣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在遼西
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
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
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

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爲郡

太史公曰荊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疏然以策爲王塡淮江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索隱曰謂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乃恐以大臣觖望澤卒得王故爲權激諸呂也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偉乎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重之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索隱述贊曰

劉賈初從　首定三秦　既渡白馬

遂圍壽春　始迎黥布　絕問周殷

賞功胙土　與楚爲隣　營陵始爵

勲由擊陳　田生遊說　受賜千斤

權激諸呂　事發榮身　徙封傳嗣

亡於郢人

史記卷五十一終

史記卷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漢　太　史　令　龍　門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參　軍　河　東　裴　駰　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河　內　司　馬　貞　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義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索隱曰謂其語音及名物異於楚魏一云此時人多流亡故使齊言者皆還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

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索隱曰謂齊王是兄不爲君臣禮而乃自亢敵如家人行見弟之禮故太后怒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爲郡也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爲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呂台爲呂王徐廣曰酈一作鄜○索隱曰二字皆音孚鄜縣名在馮翊酈縣在南陽台音胎呂后兄子○正義曰按酈音呈益反括地志云故酈城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正義曰括地志云齊閑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五里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爲朱虛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東萊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正義曰今沂州也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

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劒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猶姨母）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也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也）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

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正義曰隱王如意幽王友梁王恢徙燕趙並高祖子也滅梁燕趙正義曰梁王恢燕王建梁王恢徙趙分滅無後也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索隱曰謂濟南琅邪城陽并齊爲四也○正義曰琅邪郡封劉澤濟南郡以爲呂王奉邑城陽爲魯元公主湯沐邑也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

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索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啓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索隱曰妄庸言凡妄庸劣之人）何能爲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不罪而放遣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索隱曰姚氏云物怪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

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爲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瑯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瑯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正義曰今濟州濟北王所都立東牟侯爲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正義曰罷音不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卬爲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索隱曰謂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卬膠西王辟光齊南王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爲膠東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索隱曰史失名故言姓及官顧氏按路氏譜中大夫名卬也卬五剛反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

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

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直龍反謂欲世寵貴於王宮）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諸王女云翁主稱其母姓故謂之紀公主）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索隱曰謂王太后武帝母也）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王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

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 徐廣曰一作及 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潯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 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日得千金言齊人衆而宜富也 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 索隱曰謂偃被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盡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 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

死毋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正義曰年表云都莒也）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戸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二年○正義曰年表云都陳也）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延立是爲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爲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爲戴王（徐廣曰甘露二年）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矣蓋褚先生文之）

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正義曰都濟州也）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淸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

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
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
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
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張晏曰王柴武
自殺地入于漢爲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
惠王子安都侯志爲濟北王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〇
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闕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
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正義曰辟
音壁都濟南郡以勒侯孝文十六年爲濟南王索隱曰勒漢書作扐皆音力地
理志縣名屬平原也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

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正義曰年表云菑川王都劇故城在
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爲菑川王索隱曰據地理
志縣名屬平原也正義曰貝州縣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
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
濟北菑川王反毋後及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
年卒謚爲懿王子建代立是爲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
立是爲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爲思王二十八
年卒子尚立是爲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始建三年十
一歲卒正義曰亦褚少孫次之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正義曰卬五郎反年
表云都高苑括地志云西苑故城在淄州長川縣北四里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爲

膠西王（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幽州東南六十里也）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爲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正義曰年表云都高墨按卽墨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東王（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白石古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爲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塡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

漢矯秦制　樹屏自彊　表海大國

悉封齊王　呂后肆怒　乃獻城陽

哀王嗣立　其力不量　朱虛仕漢

功大策長　東牟受賞　稱亂貽殃

膠東濟北　雄渠辟光　齊雖七國

忠孝者昌

史記卷五十二終

史記卷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漢　太史　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參軍　河東　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學士　河內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昴精而生典獄制律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閒語也○索隱曰漢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為沛掾是何為功曹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索隱曰說文護救視也高祖為

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謂資俸之如字讀謂奉送之也劉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三者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晏曰何與其事脩辨明何素有方畧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何乃給泗水卒史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驪按文穎曰何爲泗水郡卒史索隱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卒祖忽反事第一索隱曰謂課最居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奏奏者趨向之也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

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塡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爲聞之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劉氏音張戀反漕水運也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

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
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
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
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酇縣也孫檢曰
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嵯嵯舊字作䣜
今皆作酇所由亂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
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
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
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

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
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
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
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
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橈屈也○索隱曰音女教反
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
曰索隱曰功臣表鄂千秋封安平侯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
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
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
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

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秦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正義曰括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

也（索隱曰謂人皆三何獨五所以為贏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

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正義曰貰音世又食夜反賖也下天得反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故云乃利人也所以令相國自謝之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留稾入官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

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
過又何足法哉（索隱曰李斯歸惡而自予是分過也）陛下何疑宰相之淺
也（韋昭曰用意淺）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
老素恭謹又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
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
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
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
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
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
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東觀

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蕭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諡
爲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
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
（索隱曰錄音祿）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
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
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

蕭何爲吏　文而無害　及佐興王
舉宗從沛　關中既守　轉輸是賴

漢軍屢疲　秦兵必會　約法可久
收圖可大　指獸發縱　其功實最
政稱畫一　居乃非泰　繼絕寵勤
式旌礪帶

史記卷五十三終

史記卷五十四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參　軍　河　東　裴　駰　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河　內　司　馬　貞　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義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正義曰晉州城即平陽故城也張華曰曹參字敬伯按沛今徐州縣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索隱曰涓音古玄反將擊胡陵正義曰縣名在方與南方與○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正義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曰方音房與音預兗州縣也攻秦監公軍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索隱曰本紀泗川監名平則平是名公爲相尊之稱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正義曰曹參擊方與豐反爲魏攻之索隱曰將雍齒守豐爲魏反沛公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𡰥正義曰音夷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索隱曰地理志碭屬梁國狐父地名在梁碭之閒○正義曰括地志云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祁善置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熟有祁亭○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祁城縣也言取碭狐父及祁縣之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曰地理志下邑虞皆屬梁國○正義曰宋州下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漢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虞國商均所封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索隱曰蘇林云

縣名屬山陽功臣表爰戚侯趙成○正義曰括地志云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二里北狄故來安縣改曰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張晏曰孤卿也或曰楚官名號曰建成君索隱曰地理志建成縣屬沛郡遷爲戚公索隱曰遷參爲戚令○正義曰郎爰戚縣也是時屬沛郡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成武縣屬山陽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濟陰成地名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復攻之杠里大破

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隱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
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正義曰曲丘羽反遇守恭反司馬彪
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中牟鄭州縣也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
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
下轘轅緱氏索隱曰地理志陽武緱氏二縣屬河南轘轅道名在緱氏南○正義曰緱氏洛州縣
也絕河津正義曰津濟渡處括地志云平陰故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還擊趙賁
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
戰陽城郭東陷陳應劭云今赭陽赭陽是南陽之縣正義曰陷南陽守於陽城郭東也取
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嶢關也前攻秦軍藍

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因藍田山為名又夜擊其北秦軍大
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
建成侯從至漢中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
初攻下辯故道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在
州西五十里雍斄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右扶風斄音胎正義曰斄作漦音貽括地志云故雍縣南
七里故斄城一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也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正義
曰括地志云好時城在雍州好時縣東南十三里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地名擊三
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索隱曰櫟音歷按文穎云壤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其地
闕○正義曰櫟音歷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壤坊是高櫟近壤鄉也復圍
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

陽更命曰新城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名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參將兵守
景陵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
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
廢丘正義曰周曰犬丘秦更名廢丘漢更名槐里今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以中尉從
漢王出臨晉關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故言臨晉關今在同州也至河內下
脩武正義曰今懷州獲嘉縣古脩武也渡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
經注白馬津有韋鄉韋津城圍與韋同古今字變爾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
取碭蕭彭城正義曰徐州二縣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
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徐廣
曰東郡燕縣駰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
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
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瓚曰武彊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彊故城在鄭
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索隱曰才
用反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
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
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大破之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
有張侯毛澤之駰按蘇林曰屬河東○索隱曰遬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虞
鄉縣西北四十里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正義曰括
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追至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
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也生得魏王豹取平陽

正義曰晉州城是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
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大破之斬
夏說徐廣曰鄔縣在太原音烏古反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
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
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
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
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索隱曰地理志著縣
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漯陰平原鬲三縣屬平原漯音吐荅反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
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索隱曰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是
齊地今闕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

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
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
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
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
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
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
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
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
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索隱曰地理志蘄竹邑相蕭四縣屬
沛韋昭云留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也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

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幷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

得開說以爲常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索隱曰音張律反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小顏以爲少我年少非也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詔窋無得言我告汝令諫汝父當自云是己意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如淳曰猶言用窋爲治○索隱曰胡治也背語參何爲治窋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曰漢書顜作講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講亦作覯小顏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

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衞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

曹參初起　爲沛豪吏　始從中涓
先圖善置　執圭執帛　攻城略地
衍氏既誅　昆陽失位　北禽夏說
東討田既　剖符定封　功無與二
市獄勿擾　清淨不事　尚主平陽
代享其利

史記卷五十四終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參軍　河東裴駰　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學士　河內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譲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索隱曰韓世家及系本並作桓惠王 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索隱曰謂大父及父相韓五王故云五世 良嘗學禮淮陽 正義曰今陳州也 東見倉海君 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正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閭等降爲倉海郡今貊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爲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貊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 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服虔曰狙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索隱曰應劭云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 ○正義曰音地理記云鄭陽武縣有博浪沙坂今當官道也 誤中副車 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奉車郎御而從後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曰嘗訓經也閒閑字也按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應劭云圯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爲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 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 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索隱曰毆音烏后反 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 索隱曰業猶本先也謂良心先已爲取故遂跪而履之 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

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阿縣東濟州故濟北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須眉皆白杖丹黎履赤舄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師封齊侯

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訓近也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卽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

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徐廣曰嶢音堯)良說曰秦兵
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
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一作百)益為張旗
幟諸山上為疑兵(索隱曰旗幟音其試)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
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
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
(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懈怠)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
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
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

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耶
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
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
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
籍也欲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
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索隱曰見孔子家語)
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
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
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
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

公曰鯫生索隱曰鯫謂小魚也音趨勾反臣瓚按楚漢春秋鯫生本姓解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偽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又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

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

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然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

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
表商容之閭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爲三公固辭而不受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
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
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也殷事已畢偃革爲軒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倒置干戈覆以
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
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
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
牛桃林之陰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閿鄉谷中應劭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
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
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
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
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
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強強則六國屈橈而從之陛下焉
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

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索隱曰高祖罵酈生爲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幾音祈幾殆近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作乃公）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
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
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
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
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
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
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
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
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
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
複道（如淳曰複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
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
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
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
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
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
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
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
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

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
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索隱曰縣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志云雍齒城在
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爲侯國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
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
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
雒陽雒陽東有城皐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
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
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正義曰殽二殽山也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右隴蜀正義曰隴山南連蜀之岷
山故云右隴蜀也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索隱

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
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
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
曰此言謂者蓋是依憑古語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
謂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索隱曰周禮三日詢
國遷乃爲大事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留侯從入關留侯性
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
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
善用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

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

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毋愛者子抱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

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之候）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

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

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
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
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
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
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鴈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
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索隱
日馬融註周禮云繒者繳擊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尚安所施歌
數闋索隱曰音曲宂反謂曲終也說文云闋事也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
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
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

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
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
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
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
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
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
學道引欲輕舉也○索隱曰辟音賔亦反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
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
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
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旦國除子房始

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也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怪及藥物也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索隱曰詩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良亦異說耳父後化為黃石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筴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忤蕭該云今讀為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驚悟於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

留侯倜儻　志懷憤惋　五代相韓
一朝歸漢　進履宜假　運籌神筭
横陽既立　申徒作扞　灞上扶危
固陵靜亂　人稱三傑　辯推八難
赤松願遊　白駒難絆　嗟彼雄略

會非魁岸

史記卷五十五終

康熙二十年重修

史記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漢　太　史　令　龍　門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參　軍　河　東　裴　駰　集　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爲東昏縣屬陳留與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爲東昏縣隸陳留郡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

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徐廣曰覈音核駰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謂麁屑爲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負之類也然此張負既稱富人或恐是丈夫爾）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負背郭居也）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索隱曰一作軌按言長者所乘安車與載之車軌轍或別）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柰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以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牖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也）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辭其兄往事魏）從少年往事

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
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
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
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
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
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
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
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
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
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

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
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受
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
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
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
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索隱曰讙諠也音權又音喧漢書作皆怨）曰大王
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
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
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韓王
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

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如淳曰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

之頑鈍嗜利無恥者如淳曰猶無廉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馮諼以草具如淳云惡草麁惡之具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書音義曰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

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索隱曰蘇林云第且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正義曰陳今陳州也韓信都彭城號楚王故陳州爲楚西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

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蘇林曰閼氏音烏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亡妙踦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于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妒媢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祕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譚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曰章帝醜其名改云蒲陰也）索隱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

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使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須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如淳曰傅相之傅也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

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廄將別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故為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二年卒謚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成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

帝以故晩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旣爲右丞相二歳孝惠
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
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佯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
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
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
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
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
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
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
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

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須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
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呂太后
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
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三歳爲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降之國除）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
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
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
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

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戸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了故並存兩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

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壻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閒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

曲逆窮巷　門多長者　宰肉先均
佐喪後罷　魏楚更用　腹心難假
棄印封金　刺船露裸　閒行歸漢
委質麾下　滎陽計全　平城圍解
推陵讓勃　哀多益寡　應變合權
克定宗社

史記卷五十六終

史記卷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參　軍　裴　駰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學　士　河　內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馬音丘玄反守林音丘權反隷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索隱曰謂勃本以織蠶薄爲北方謂薄爲曲許慎註淮南生業也韋昭云云曲葦薄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索隱曰左傳歌虞挽歌類也歌者或殯猶今有簫管材官引彊漢書音義曰能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馬也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
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
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
之索隱曰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畧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瓚
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
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定魏地攻爰戚東緡索隱曰小顏音昏非也地理志山陽有東
緡縣音旻然則戶牖之爲東緡音昏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旻也以往至栗取之正義
曰括地志云栗屬沛郡也攻齧桑先登索隱曰徐氏云在梁彭城間擊秦軍阿下
破之索隱曰謂東阿之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山
陽定陶襲取宛朐正義曰宛朐二音今曹州縣在州西四十七里得單父令夜

襲取臨濟攻張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隱曰地理志東郡壽梁縣光武改曰壽張以前
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文穎
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
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至
碭得一歲又更二月也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爲碭郡長沛公
拜勃爲虎賁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賁音肥縣名屬東海徐廣亦云旬盾令所見本各別也
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
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正義曰即古平陰津在洛州洛
陽縣東北五十里擊趙賁軍尸北索隱曰賁音肥人姓名也尸鄉即尸鄉今偃師也北謂尸鄉
之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

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索隱曰或是封號未必縣名也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攻槐里好畤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屬右扶風○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正義曰今幽州新平縣古漆縣也○擊章平姚卬軍索隱曰卬音五郎反乎下將西定汧正義曰口肩反今隴州汧源縣本漢汧縣地也還下郿頻陽索隱曰地理志郿屬右扶風頻陽屬左馮翊也圍章邯廢丘索隱曰地理志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以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此云槐里者槐里據後改而書之又云廢丘者以章邯本都廢丘而亡亦據舊書之破西丞正義曰括地志云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本漢西縣地破西縣丞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攻上邽正義曰音圭秦州縣

也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括地志云潁陽故城在陳州南頓縣西北鍾離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北五里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索隱曰荼如字讀易水名因以為縣在涿郡謂破荼軍於易水之下言近水也所將卒當馳道為多索隱曰小顏以當高祖所行之道或以馳道為秦之馳道故賈山傳云秦為馳道東窮燕齊也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城漢絳縣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或以為秦之舊馳道也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索隱曰蕭該云左傳以偪陽子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作霍○正義曰霍音瑣又音蘇

寡反顏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字當作葰後地理志云葰
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葰人故城在代州繁時縣界
漢葰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霍人葰音亦同以前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
武泉故城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
鞮破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銅鞮故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還降大原六城正義
曰并州縣從銅鞮還并降六城也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
擊韓信軍於硰石破之應劭曰硰音沙或曰地名○索隱曰晉灼音赤座反○正義曰
按在樓煩縣西北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
下正義曰地理志云樓煩三城在鴈門郡括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也所將卒當馳
道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
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絺名也乘音始證反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

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索隱曰圂守之名音胡困反因轉
攻得雲中守遬索隱曰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雲中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雲
中郡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冀勳一作尃一作轉索隱曰劉氏肆音如字包愷音以四
反漢音勳亦作博字並誤耳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
擊豨靈丘破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斬豨得
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
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
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
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一云御史大夫姓施屠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云幽州昌
平縣本漢渾都縣破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嬀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復

擊破綰軍沮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嬀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燕上谷郡秦因不改漢爲沮陽縣追至長城正義曰即馬邑長城亦名燕長城在嬀州北今是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曰最者凡也謂總舉其從高祖攻戰克獲之數也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讚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椎不橈曲直至如椎○索隱曰大顏云俗謂愚爲鈍椎音直追反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未詳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

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
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
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
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
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
所執簿○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秦宓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曰以公主爲證公
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
吏教引爲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
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
提文帝徐廣曰提音弟駰案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遺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
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索隱曰服虔云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啼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爲得恚者嗔
也遺者逢也謂太后嗔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音貊陌之陌入聲方言云幪巾南楚之閒云陌頟也曰絳
侯綰皇帝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璽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將兵於北
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
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
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
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爲武侯子勝之代
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坐殺人國除絕一
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爲條侯徐廣
曰表皆作蓨字駰案服虔曰蓨音條○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蓨城俗名蓨條城在德州蓨縣南十二里漢縣

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
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索隱音柄貴重矣於人
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
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旣已貴如負言
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
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
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
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
軍軍霸上正義曰廟記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祝茲侯

徐厲爲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北十餘里秦王門名
也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
西南二十里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
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
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
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
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
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
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
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郤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
若今揖鄭衆注周禮肅拜云但俯下手今時揖是天子爲動改容式車索隱曰軾者車
前横木若上有敬則俯身而憑之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
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
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
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
以禦非常顏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孝
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文
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

尉爲太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四年置大將軍大司馬卽今十二衛大將軍
及兵部尚書也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
問鄧都尉爲畫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闕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剽音七妙反輕讀從去聲
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索隱曰謂以梁委之於吳使吳兵不得過也亦有作餧音亦通
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
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
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
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
索隱曰韓頹當也○正義曰弓高滄州縣也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
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

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屬楚秦滅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為越人也）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

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索隱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一相法也○正義人主作人生）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

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唯徐盧封容城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胾大臠也音側吏反○索隱曰臠肉音李轉反謂肉臠也）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應劭曰尚席主席者索隱曰顧氏按輿服雜事云尚席掌武帳帷幔也櫡音筯漢書作箸箸者食所用也）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筯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條侯免冠謝上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駰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官者夏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索隱曰汙音烏故反）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召詣廷尉（正義曰景帝見條侯不對簿因責罵之曰吾不任用汝也故召詣廷尉使重推劾耳餘說皆非也）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

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 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索隱曰紀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 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 索隱曰亞夫自以己之智謀足而虛己不學古人所以不體權變而動有違忤 守節不遜 索隱曰守節謂爭栗太子不封王信徐盧等不遜謂顧尚席取箸不對制獄是也 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

絳侯佐漢　質厚敦篤　始擊碭東
亦圍尸北　所攻必取　所討咸克
陳豨伏誅　臧荼破國　事居送往
推功伏德　列侯就第　太尉下獄
繼相條侯　紹封平曲　惜哉賢將

父子代辱

史記卷五十七終

史記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爲代王（徐廣曰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十

三以參爲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晉使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以勝爲梁王徐廣曰都睢陽○索隱曰漢書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二歲徙代王爲淮陽王徐廣曰都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爲孝王子登嗣立是爲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爲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爲限而徙代王王淸河徐廣曰都淸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淸陽故城在貝州淸縣西北八里也淸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爲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爲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爲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

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圉縣駰案司馬彪曰圉有高陽亭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猨巖棲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之樂家有睢陽曲蓋采其遺音也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苑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一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趩入言警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言出入者互文耳入亦有蹕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衺之人鄭玄云奇衺譎觚非常也奇音紀宜反衺音斜也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瓚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

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
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
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正義曰著簣署案籍謂名簿也若今
通引出入門也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
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袁盎云漢家法周道立子是
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義格如淳曰枝閣不
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閣[illegible]閣也亦遂不復言
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
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
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

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
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
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
諫王正義曰姓軒丘名豹也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
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
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漢書音義
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
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
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
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

闕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此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爲梁也牛者丑之畜衡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飡梁孝王長子買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

梁平王襄索隱曰漢書作讓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金鄭德曰上蓋刻爲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

平王太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愼措置措以爲笮。索隱曰措音迮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迮前除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笮也謂爲門扉所笮）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侯宮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也）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甞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韋昭云犴音岸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爲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爲平王子無傷立爲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闕）孝景中

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
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
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
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所殺發
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
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
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
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
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
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
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
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
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
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
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索隱曰竇嬰袁盎皆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

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

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當比年入朝見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

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劒劒著身視其劒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劒

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

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廄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廄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

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飡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

文帝少子　徙封於梁　太后鍾愛
廣築睢陽　旌旗警蹕　勢擬天王
功扞吳楚　計醜孫羊　竇嬰正議
袁盎劫傷　漢窮梁獄　冠蓋相望
禍成驕子　致此猖狂　雖分五國

卒亦不昌

史記卷五十八終

史記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　裴駰　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爲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爲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爲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索隱曰閼音遏漢書無于字程姬子曰餘非端

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
寄乘舜 索隱曰姁音況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 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 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
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子共王不害立
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索隱曰漢書云授謚頃音傾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
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
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垣爲宮 索隱曰服虔云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掾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壖垣牆外之短垣也 上徵榮榮行祖於
江陵北門 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爲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嫘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爲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以爲嫘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嫘祖黃帝妃無爲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軷祭酒脯而已按今祭禮以軷壤土爲壇於道則用黃羝或用狗伏其羝血釁左輪 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
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
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榮最長死正義曰顔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云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爲王也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晩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索隱曰謚法好更故舊曰易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姦服舍中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

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
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
子爲膠西王（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端爲人賊戾又陰痿
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
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
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
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慍遂爲無訾省（蘇林曰爲無所訾録無所省録）
（正義曰顏師古云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録資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
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宿衛）

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
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輙求其罪告之無罪者
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
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
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
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
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
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

人（索隱曰謂詭詐之辯以傷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爲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榷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索隱曰榷音角獨言榷謂酤榷也會音儈古外反謂爲賈人專權買賣之賈儈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榷爲平其注解亦得）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人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以

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按埤蒼云禨祆祥也列子云荊人鬼越人禨謂楚信鬼神越信禨祥者也）好爲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正義曰樂五教反）好內有子枝屬百二

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疎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謚康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爲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爲脫袿裳免簪笄施玄的絳羽飾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姅女汙也漢律云見姅變不得侍祠姅音半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服虔曰爲鮈音拘

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謚法傷人蔽賢曰繆齊有幸臣桑距

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除也○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起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注爾雅金矢以金為箭鏑鏃字林音子木反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正義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為親愛也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梲

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悅反許慎說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梲以母無寵故亦
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
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
后亦以妬媢不常侍病索隱曰媢音冒報反鄒氏作媢郭璞註三蒼云媢丈夫妬也又云妬女爲媢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
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梲爲人數
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
梲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梲梲
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梲自言憲王病時王后
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

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
騫索隱曰按是張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
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
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梲
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
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
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
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
萬戶爲眞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眞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眞定王泗水思

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

景十三子　五宗親睦　栗姬既廢
臨江折軸　閼于早薨　河間儒服
餘好宮苑　端事馳逐　江都有才
中山禔福　長沙地小　膠東造鏃
仁賢者代　悖亂者族　兒姁四王
分封爲六

史記卷五十九終

史記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漢 太 史 令 龍 門 司 馬 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去病姓霍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莊青翟也）御史大夫臣湯（索隱曰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曰李息）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

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正義曰公孫賀）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

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徐廣曰一作闢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為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勗一作觀也○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彊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於酇索隱曰蕭何謚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酇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酇音嵯也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正義曰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一里也昭六親之序明天地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分王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曰謂諸侯王子

邑爲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爲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
世臣請立臣閎索隱曰齊王也王夫人子臣旦索隱曰燕王也書云李姬之子臣
胥索隱曰廣陵王也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
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
白牡騂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休曰白牡殷牲也騂剛赤脊周
牲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
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
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
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
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襃有德

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
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
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
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
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
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
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
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
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
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襁緥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

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奏氏音支）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開禁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爲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爲眞定王商爲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

王曰於戲小子閎（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於戲如言嗚呼戲音稀）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〇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爲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甿韋昭云甿民也三蒼云邊人云甿也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降旗奔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郎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非軍將蓋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徐廣曰俷一作非○索隱曰蘇林云非廢也本亦作俷俷敗也孔文祥云非薄也漢書作棐○正義曰俷音斧味反毋乃廢備索隱曰褚先生解云官無乏武備常當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作彊騶案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

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襃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

三王封世　舊史爛然　褚氏後補

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阸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絶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

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
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黒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
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
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
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
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
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
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
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
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

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
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誡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
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
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
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
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
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
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
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
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

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壽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

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旦早封在外實令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實貪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犬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喻之）令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近也雅正也）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姓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

王令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徐廣曰滫者淅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滫如禮滫瀡之滫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爲漸漬然也以旦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正義曰漢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陽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

史記卷六十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